



楊惠媚 串起大地
皮繩、夾竹桃果實

原住民原鄉藝術



吳秀梅
完整的美
棉、人造纖維



麥承山 緣定 瓷土、釉

創作展新意

文／黃秀慧

「不再沈溺於傳統衣飾，」原住民編織家吳秀梅說：「我擷取了太魯閣傳統手工織布的精彩圖騰繡在包包上，老實說，比貴婦人所提的CC香奈兒包好看，至少我作的包包是唯一，屬於藝術品，但香奈兒是商品，還得怕跟人家撞包呢！」

的確，原住民藝術近年隨著原住民工藝的大量商品化且廣泛推廣，漸為國人所熟悉，而原住民工藝產業的國際化則是另個新趨勢，像吳秀梅等工藝家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國立台灣工藝研究所，還以「台灣原鄉藝術」為題來推動其作品踏上國際。

原住民藝術內涵包括有：皮雕、染布、繪畫、雕塑、陶藝、藤編、刺繡、手工織布及琉璃珠等，匯總出台灣原住民各族的特有藝術文化。



根據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研究組陳文玲研究，過去原住民各族群都有自己部族或家族在器物裝飾藝術的特定風格，族群一致性很高，能跳脫民族色彩表現個人獨創風格的作品很有限，因此易由器物辨識族別。但現代原住民作品受外族影響，向外轉借或學習的表現或製作漸多，傳統民族特色已發生變化。

新題材從傳統到創新，有取自族人傳說、風俗，有反映現代文化圖像乃至選舉亦可入題，時間



何德樹 勇士 冰片木

縱深自不可追溯的遠古至今日，內容豐富手法各異。各族雕刻圖案現今趨於生活化，如狩獵、跳舞、上山工作、照顧小孩等，表現由抽象趨於寫實，甚至出現與傳統平面雕刻大不相同的立體雕像。

以藝術種類為例，雕塑在木雕最可體會原民藝術現代化，他們喜在日用生活器物雕刻，除美觀外也傳達文化意涵。

近年有許多阿美族年輕人投入雕刻創作，使阿美族的木雕藝術更增添活力。卑南族的雕刻品大多表現在猴祭時使用的竹桿、竹水筒上。泰雅族以前曾將雕刻普遍應用在男人的竹製耳飾中。雅美族的



武玉玲 愛之喜悅 串珠



馮志正 排灣族

雕刻主要著力在他們最重視的大船和住屋上，因此在製作大船或房屋時，雅美族男子總是竭盡所能的雕上細緻、整齊的花紋。

排灣族的林新義，以百步蛇傳人來介紹排灣族，他藉由蛇的曲線來守護族人，並以當代男女頭目為主題，配合先人、兒童的代代相傳臉譜，構成一副守護的圖案，具像中帶著抽象。阿美族的何德樹，擅以「冰片木」雕刻勇士與英雄像。同族的陳建造，藉由雕刻南洋櫟木，塑造一幅「豐收的微笑」圖，阿美族的頭飾與小米的豐收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木雕材料的選擇視成品的功能而定。家屋上的木雕或像木桶、木臼、木椅等大型器物，多選用堅固耐用、不易腐壞

的茄苳、台灣櫟木、二葉松、樟木、烏心石等。小型物品例如木匙、煙斗、木梳之類，則多用月橘之類質地軟且光潔細緻的材料，因為較易於修整雕刻。傳統排灣族木匙最早都是用月橘或是大葉黃楊的木材，柄部加以紋飾，碗部則留白，木髮梳則多在握柄上施以人頭紋，此外佩刀慣常也加紋飾。

各族雕刻圖案亦今昔有異，現今的雕刻圖案趨於生活化，如狩獵、跳舞、上山工作、照顧小孩等，表現方式由抽象趨於寫實，甚至出現與傳統平面雕刻大不相同的立體雕像。

此外，有學者認為，現今雕刻已不再似往日一般和日常器用、階層制度的關係緊密結合，而以藝術創作成分愈來愈重。創作目的則發揮自我展現，另則是因族群意識再興，因此和族人的生活結合。雖現在雕刻已不再是某些人的特權，如以排灣和魯凱為例，以前只有貴族才進行雕刻活動，圖案應用上，仍有所區分。如人頭、百步蛇、陶壺等圖案屬貴族，平民用圖多以日常生活的狩獵、耕作、舂米為主。



盧秀妹 百合之戀 皮雕

陳建造
豐收的微笑
南洋檳



再則製陶，台灣高山各族，除泰雅和賽夏族外均持有陶器；鄒族、布農、阿美和雅美諸族且至晚近仍有陶器的製成。

但只有一百多人的邵族人石慶龍，他是日月潭順勇原住民工藝美術館創辦人，也創作了居住在日月潭邊的心得「世外桃源」，藉由陶瓷與編織布共構，譜出木頭與陶藝充滿大自然的對話。魯凱族的麥承山，則以「魯凱三寶」的印象，捏出一隻隻磁罐，取名為「緣定」。

服飾，各族顏色以白色（麻線原色）與黑色為主，但織繡花紋則以紅色最常見。

新原民藝術表現，魯凱族的彭春林以挖貼布繡傳統服飾技法，將之表現在枕頭、抱枕等物件，她說，我喜歡實用中帶進原住民藝術的美觀，同時把原民纖維的纖細，融入現代生活，讓人看出不同於傳統的表現。泰雅族的林淑莉也有此體認，她以棉、麻、線等菱形織紋，這種代表泰雅族的「祖靈」，運用於日常物品中的創作，舉凡心情筆記本、禮品何等，她說：「看著充滿靈氣的圖騰紋飾，被大家喜歡，就滿心喜悅。」

裝飾品方面，婦女們使用天然物質製造出，包括頭飾、耳飾、額飾、胸飾及手鐲等。材料以瑪瑙珠、螺錢、豬牙為主。



楊湘鄉 布之圖騰 布類

阿美族的楊惠媚，她竟跳脫原住民鮮麗色彩的窠臼，但取自然界的堅果，將之編織在一個個包包上，她說，最喜歡聽到在行進間出現堅硬果實碰撞的清脆聲音，那種「恍若大地之聲，是我對簡單、樸拙生活」的堅持。

目前從事藝術創作的中、青代原住民。他們在傳統與現代社會中游走作選擇，變遷社會中的原住民藝術與他們每天的生活不可分割，這樣一個仍在生長的藝術文化呈現了一些新面貌。

「沒有藝術，文化不會進步」，近年來台灣原住民現代藝術工作者的表現，足以賦予「原始藝術」

時代性與前瞻性，而不再是停留於裹足不前的「原始」侷限，陳文玲說：「且讓我們拭目以待，期待這些原住民素人藝術家早日開創出屬於自己的舞台。」